

语法研究

陆 俭 明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中 国

年 代

八 十

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

陆俭明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BĀSHÍ NIÁNDÀI ZHŌNGGUÓ YŪFǎ YÁNJIŪ
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

陆俭明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044 6/H·356

1983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96千

印数 2 000册

印张 4 1/4

定价：5.00元

序

叶蜚声

从国际范围看，八十年代是语言学比较平静的时期，各个分支学科在已经开出的领域里向深度和细度发展，并未出现理论、方法上大的振荡或突破。在中国，八十年代的语言学却是另一派景象。语言学在十年冰封之后转入解冻复苏的春天，长期压抑下积聚的活力一下子迸发出来。语言学界思想活跃，干劲充沛，学会、刊物纷纷建立，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对于国外，中国语言学敞开了交流的渠道。图书资料的传播，专家学者的互访，使我们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了西方六十年代以来各种新兴的理论方法和汉语研究的主要成果。在有利的国内外条件下，八十年代是中国语言学欣欣向荣的时期，多方面出现了新的面貌。其中开发得最活跃、进展得最明显的，当推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

语法自古以来属于“术”(art)的范畴。术讲求精良，精良的程度决定于它在实践中的能耐；对语法来说，就是看它揭示语言规律性的广度和深度。语法作为一种术，没有国界，不能囿于学派的门户，应该博采众长，同时又充分考虑到所分析语言的特点。十年来，我国语法学界对外来的新思路采取不拘一家、为我所用的多元吸收的方针，在研究实践中紧紧抓住形式和意义结合的原则，努力探求汉语中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印证，作为层层深入的阶梯。我们的吸收是有选择、有创造的借鉴，我们的研究始终紧扣汉语本身的条理。正因为坚持了这两条，前进的每一个步子都是踏在坚实

的土地上。和十年前相比，我们今天对汉语语法结构的认识拓宽了，加深了，手头掌握的分析手段增多了，从这段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方法上的一般认识不但将烛照未来的探索，也是中国语言学反馈于国际理论的贡献。

十年探索，一鳞一爪的发现都是辛勤挖掘语料的结果。这些发现经过反复的验证综合，串连成片，才形成对汉语结构的新认识。这是一项集体的创造性的工程。本书作者是这项工程的积极参加者，是一位勤于挖掘敏于思考的战士，对集体事业作出不少贡献。这本书是他从理论方法的高度回顾总结十年历程的力作。书中用丰富的材料、明白的说理一步一步论证了中国语法学界在探索攀登中取得的每一项成就。这些成就都是作者非常熟悉的，在教学和科研中反复掂量、咀嚼过的，由他来组织和表述，不但势如破竹，而且准确真切，自然非常合适。我认为，这是一本八十年代中国的语法史，也是了解中国语法研究的现状的可靠读物。

关于九十年代的发展方向，作者主张在现有的基础上沿着原有的发展逻辑继续向前探索。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另一条道路。他们认为，汉语的特点不是主要的，应该更重视汉语跟其他语言的共性，因此主张把当前国外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全面用于汉语的研究，并且作出反馈。这条道路无论国内国外都还没有人在汉语的研究中认真走过。这是和归纳相反的演绎的路子，看来要具备不少前提条件。但是同样值得探索。我们希望九十年代见到这条战线的开辟，并且不断取得成果。有两条战线的同时对进，再过十年，到下个世纪初，汉语语法研究的面貌一定会有更大的改变，我们对世界语言学的贡献也就更大了。

1990.2.21于北大燕南园

目 录

序(叶蜚声)	1
壹 80年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概貌	1
贰 历史的回顾	5
叁 层次分析的运用	11
肆 变换分析的运用	24
伍 语义特征分析的运用	36
陆 语义格和语义指向	49
柒 形式和意义的结合	61
捌 值得注意的理论和观点	73
一、词的语法功能是什么语言划分词类的本质依据	73
二、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是一对多对应	78
三、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同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80
四、汉语语法研究应以词组为本位	82
五、在中实词和实词组合的句法结构中总是同时并存着两种结构关系：语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	88
六、关于粘合和组合的观点	90
七、关于指称和陈述的观点	94
八、关于自指和转指的观点	98

九. 关于歧义指数的理论.....	99
十. 关于将横向的汉语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纵向 的古今汉语之间的比较研究与对标准语的研究 相结合的论方法.....	105
玖 结尾	112
参考文献	122
后记	124

壹 80年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概貌

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应该说80年代是获得丰硕成果的年代,不仅出版、发表了大量论著,而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比先前有较大的进展。从这10年中发表的比较有影响的论著来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视野大大开阔了,研究的方面宽了。

(一) 口语语法的调查研究

过去讲语法,讨论语法问题,一般以书面语的语言材料为依据。这10年来比较注重对口语语言事实的搜集、发掘和研究,在现代汉语口语语法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二) 动词的研究

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句子的核心是动词,句法研究的关键也往往在动词上,因此这10年中大家比较重视对动词的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般都是结合具体句式对动词作细微的分类描写,也有的对某一小类动词作全面的分析描写,也有的对某一个动词作细致具体的分析描写。

(三) 语法歧义的研究

一种语言系统里的错综复杂和精细微妙之处往往在歧义现象里反映出来,因此分析歧义现象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有时甚至会成为解决某些语法问题的突破口。10年来在这方面发表了不

少有价值的论著。

(四) 虚词研究

我国历来重视对虚词的研究，这10年中虚词研究进一步受到重视，出版、发表了不少好的论著，不仅揭示了虚词使用上的许多新现象，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

(五) 汉语语法特点的探讨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大家越来越认识到，纵观90多年的语法学史，每一位语法学家的成就，每一个语法论著的价值都跟他们对汉语语法特点的探索相联系着的，每一次有关汉语语法问题的大的争论也无不与人们对汉语语法特点的不同认识相关，而每一种有关汉语语法的新观点、新理论也都是为解决与汉语语法特点有关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因此要使我们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有新的突破并不断引向深入，不能不探讨汉语语法特点。这10年中在这方面出版、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著。

(六) 汉语句型研究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加强，随着自然语言理解方面的工作的开展，句型研究在这10年中受到普遍重视。目前主要有两类论著，一类是通论性的，侧重讨论研究句型的意义，方法，划分句型的依据，以及汉语句型的具体分类；另一类是对某种具体句型（如“给”字句、受事主语句、双主语句、存在句等）进行细致的分析描写。

(七) 复句研究

在80年代有一些学者对复句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研究特点是注意从复句和逻辑基础的关系上来考察、分析、研究复句，例

如注意根据某复句句式在逻辑基础上的特点来揭示它和有关句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注意根据逻辑基础的不同，揭示关联词语和复句句式的联系，注意用逻辑方法来确定复句句式的归属，等等，从而在复句研究方面收到了很好的研究效果。

(八) 方言语法研究

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虽在60年代就有人提醒人们注意，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工作实际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引起重视，加强了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并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论文。方言语法的研究除了它本身价值之外，对于研究现代标准语语法、历史语法都有重要意义。汉语语法内部的比较研究虽然刚刚开始，但大家认为这里大有用武之地。

(九) 双语语法对比研究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开展，双语语法对比研究开始引起注意，也发表了一些文章，虽然成果尚不多，但有了个良好的开端。

(十) 句群研究

80年代在我国出现了句群热，发表了大量论著，但研究还是初步的、表面的，真正从语法和语用的角度对句群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还很不够。

(十一) 教学语法系统的修订

为适应中学语文教学的需要，1956年制订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简称《暂拟系统》)，作为学校教学语法的依据。多年的教学实践暴露了这个系统不少缺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并吸取新的研究成果，以改进学校语法教学，1981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全国

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会议拟订了一个《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简称《语法提要》)。这个新的教学语法系统是否能适应中学语文教学的需要，还有待进一步的教学实践来作出回答。

(十二) 汉语析句方法大讨论

配合教学语法系统的修订，1981年起开展了汉语析句方法的大讨论。讨论中，有的倾向于维护传统的句子成分分析法；较多的是对句子成分分析法取批判态度，倾向于采用层次分析法；有的主张取二者之长，舍二者之短，将二者结合起来。这次讨论虽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对语法研究和语法教学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家认识到，无论在语法研究和语法教学中，问题要想得开一些，路子要宽一些，方法要多一些。

以上扼要介绍了80年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大概情况。但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80年代更可喜的收获，还在于语法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推进。这也正是这本小册子所要着重介绍的。

贰 历史的回顾

我们知道,从1898年《马氏文通》诞生到40年代,汉语语法研究基本上是在传统语法学的间架里进行的,传统语法学导源于古代希腊的传统语法的体系。按这套体系,分析语法的标准是意义。用意义来划分实词词类;凭施事、受事来确定主语、宾语;在句法分析方面,采用句子成分分析法,认定句法分析就是分析句子的结构,而作为一个句子必具六大成分——主语、谓语(主要成分),宾语、补足语(次要成分),定语、状语(附带成分);而在确定句子成分时又采用中心词分析法,要求先一举找出句子的两个中心词,分别为句子的主语和谓语,让其它词语分别依附于它们,从而依次找到宾语、补足语、定语、状语。这套语法体系来源于印欧语,可是我们知道,汉语和印欧语在语法上存在着类型学上的区别。印欧语有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汉语则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印欧语里词类和句法成分基本是一一对应的,汉语里词类与句法成分则不一一对应;印欧语里句子与词组在构造上有严格的区分,汉语里句子与词组在构造上没有严格的区分。上面介绍的那一套语法体系是否适用于印欧语,我们暂且不论;把它搬到汉语语法上来显然不合适。当然,这种分析方法实质上是运用紧缩原则来确定句子的中心,便于看出句子的主干与枝叶,所以在初级语法教学上有一定用处。但是,它的最大弱点在于严重忽视句法构造的层次性,更严重忽视汉语语法的特点,因此从语法研究的角度说,这套语法体系不能再为我们的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任何新的东西。汉语语法要前

进，必须抛弃这一体系。

50年代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逐步影响汉语语法研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丁声树等著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①便是成功运用美国描写语言学分析原则和方法来描写现代汉语语法的一个代表作。全书基本以结构形式的分析为出发点。它按照分布划分词类，即按词的性质和用法把词分类；^②明确宣布“语法就是讨论句子的各种格式”，认为“句子的数目是无限的，可是句子的格式是有限的”，并以这个基本思想确立了汉语中五种基本句法结构（主谓结构、补充结构、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和并列结构）^③公开承认运用直接成分分析法。举例来说，区分主宾语不再依据意义，而是依据结构位置。它首先指出主语和宾语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主语是对谓语说的，宾语是对动词说的”，“在现代汉语里，主语总是在谓语的前边，宾语总是在动词的后边”，根据这个形式标准，认为“台上坐着主席团”一句中，“台上”是主语，“坐着主席团”是谓语，“主席团”是“坐着”的宾语；而“这件事我知道”这一句中，“这件事”是主语，“我知道”是谓语，整句是个主谓谓语句。这部书给人以一种清新的印象，加之该书选例精当，分析细微，受到国内外好评，曾被誉为中国大陆出版的最好的一本语法书。

继《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之后，方法上有革新特点的便是陆志韦等人编著的《汉语的构词法》^②。该书是中国第一部成体系的汉语构词法的专著。要研究汉语的构词法，首先碰到的问题便是如何确定词的界限，尤其是如何划清词和词组的界限。这个问题在汉语里显得特别尖锐，因为汉语里造句的形式和构词的形式基本

① 该书曾先以《语法讲话》为题在《中国语文》（1952.7—1953.11）连载，196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名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② 陆志韦等《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

上是相同的。为解决这个难题，该书作者提出了以扩展法作为确定汉语词的界限的形式标准，摆脱了传统语法中以“词义”“概念”“语感”“直觉”等不确定的说法为尺度的束缚。扩展就来源于美国描写语言学。我们知道，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基本方法之一便是直接成分分析法，扩展则是直接成分分析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扩展“提供了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已确立的到还没有确立的，从明显的分析到不明显的分析的方法”。①《汉语的构词法》还根据美国描写语言学关于语素的思想具体论述了汉语中的词儿，这不仅新颖，而且比较符合汉语的实际。该书对汉语构词法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单篇论文方面，五、六十年代的成功之作该推朱德熙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说“的”》和《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与卢甲文、马真合写）②，吕叔湘的《说“自由”和“粘着”》、《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③，以及范继淹的《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④等。

朱德熙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运用美国描写语言学有关分布的理论思想，根据形态和句法功能两方面的特点，把形容词细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两类。后来，国内外的一些学者证实，在古汉语里，在现代汉语某些方言里，在汉藏语系某些语言里也存在着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的对立。由此可见这篇论文理论上

① R. S. Wells, Immediate Constituents (直接组成成分), Language, 23, 1947.

②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载《语言研究》1956年第1期；《说“的”》，载《中国语文》1961年12月号；《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1年第4期。

③ 《说“自由”和“粘着”》，载《中国语文》1962年1月号；《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载《中国语文》1962年11月号。

④ 《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载《中国语文》1963年第2期。

的意义。《说“的”》一文把现代汉语里使用频率最高的“的”（包括处于状语末尾的“地”）分析为形式相同（都是[to°]）的三个语素：“的₁”是副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的₂”是形容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的₃”是名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该文“分析‘的’字的基本方法是比较不带‘的’的语法单位——假定为x——跟加上‘的’之后的格式‘x的’在语法功能上的差别，由此分离出‘的’的性质来”。“这种分析方法的实质是把两个带‘的’的格式语法功能上的异或同归结为后附成分‘的’的异或同”。这套分析方法显然是借鉴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替换分析法和分布分析法。这篇论文虽只讨论一个‘的’字，却涉及语法研究的整个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如何确定语法单位的同一性问题。因此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了整个语言学界的注意，围绕着这篇文章展开了语法研究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一文坚持按分布划分词类，在批评“名物化”说法的同时，对传统汉语语法研究中在词类划分问题上反映出来的种种模糊不清的观念进行了透辟的分析。该文被看作是按词的语法功能划分词类的纲领性文献。

吕叔湘的《说“自由”和“粘着”》和《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两篇文章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一些方法论原则，诸如“自由”“粘着”“功能”“分布”“同一性”“常体”“变体”等概念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了用在不同结构层面的价值和局限，对汉语语法研究中如何借鉴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某些理论、方法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影响很大。

范继淹的《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一文以结构形式为分析的出发点，首先考察了出现在动词后边的“上、下、进、出、回、过、开、起、来、去”等趋向性后置成分跟动词、宾语成分以及“了”“得”“不”组合的各种不同排列情况，分析得出了三个公式十二个分式，然后用层次分析求出这些组合的内部结构关系，在分析

中提出“并列扩展”为划分层次的标准，详尽地分析了那三个公式十二个分式的结构层次，并比较它们的异同，最后根据结构关系的异同，整理出趋向性后置成分的分布系统。该文可以看作国内首次应用层次分析来系统地分析现代汉语里一个具体语法现象并建立起一个分布系统的有益尝试。

总之，从50年代开始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始影响汉语语法研究。但是，不能不指出，总起来说，在五、六十年代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一直处于受批判的地位。这种批判几乎使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停留在传统语法学的境地而踏步不前，满足于翻来复去地说明哪个句子成分由哪些词充任，哪些词能充任哪些成分。当然，也有少部分学者不理睬这种批判，继续不声不响地默默无闻地运用描写语言学的研究路子对现代汉语语法作探索性的研究。这部分学者在80年代成了语法研究中的中坚力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描写语言学在中国受到批判的同时，在美国本土也受到了猛烈的挑战和批判，爆发了所谓“乔姆斯基(N. Chomsky)革命”，从而引起了语言学界一系列的变化：

(一) 使语言研究从描写语言学的一统天下进入多中心、全面发展的局面；

(二) 使语言研究进入了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综合研究的时期；

(三) 使语言研究从重视微观研究转向重视宏观研究，从对语言单纯的形式描写转向开始注重对语言的解释；

(四) 使语言科学跟数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神经学、社会学等学科越来越互相渗透，紧密结合，从而使语言学向着精密科学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临界学科。

正是这些变化造成了国外多姿多采五花八门的现代语言学。中国语言学界在进入80年代之后面对国外那多姿多采而又五花八

门的现代语言学,采取了比较冷静的态度。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国外的语言理论与方法基本上是在建立在印欧语研究的基础上的。汉语与印欧语诸语言存在着类型学上的区别,因此国外的语言理论与方法有适用汉语的一面,也有不适用汉语的一面。我们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一概接受,甚至照搬。正确的态度和做法是, 坚持多元论,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不管是属于哪家哪派的,凡对我们有用的就采纳,凡暂时用不着的,就先搁置一旁,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并根据我们汉语语法研究的需要,加以变通活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除原先美国描写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观点、方法继续使用外,还从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系统功能语法、生成语义学、语用学中吸取了不少有用的观点与方法。现在, 功能、分布、替换、层次、扩展、变换等观点及相关方法正广为使用, 动词“价”(亦称“向”)、语义格、预设、提取、移位、空位等观点及相关方法亦已引入语法研究之中。在句法分析上,已不再以能分析出一个句子的几大成分,说明某个成分由什么样的词担任为满足,已放弃比较陈旧的句子成分分析法(亦称中心词分析法)。现在,层次分析已被普遍采用,而且已深入到语法教学领域;变换分析正在语法研究领域里广为使用;在研究中还开始使用语义特征分析、“格”语法分析;此外还尝试从语用的角度来分析某些语法现象。这里需再一次强调指出的是: 这些分析手段的运用一方面固然是受到国外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根据汉语语法研究的需要而有选择地逐步吸取的,同时在实践中结合汉语语法研究的实际加以适当的变通活用。